

# 从马克思职能视角下对比特币战略储备化分析

马熙伦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上海

DOI:10.62836/jem.v3n1.1080

**摘要：**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特别是国家比特币战略储备构想的提出，比特币正经历从民间数字资产向主权储备资产的性质转变。本文利用马克思关于货币职能与虚拟资本的理论框架，分析这一转变背后的制度性矛盾。研究表明，主权介入加速了比特币功能的异化：虽然政治上的支持增强了其作为潜在国际储备资产的地位，但其流动性被储备吸纳及中心化的趋势，正使比特币脱离去中心化的技术初衷，演变为一种由少数权力主体主导、用于财富逆向转移的数字工具。由于缺乏与实际生产部门的有机联系，以及“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内生性缺失，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在平时表现为资本集中的中介，而在经济危机时则会放大系统性风险。

**关键词：**比特币；主权储备；货币职能；虚拟资本；剥夺性积累；最后贷款人

---

## A Marxian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Strategic Monetization of Bitcoin as a Sovereign Reserve

Hei-Lun Ma

School of Fina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Abstract:** Driven by shift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economic landscape—most notably the proposal of national strategic Bitcoin reserves—Bitcoin is undergoing a fundamental transition from a digital asset to a sovereign reserve asset. Grounded in the Marxian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onetary functions and fictitious capit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herent in this transition.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sovereign intervention has accelerated the alienation of Bitcoin’s functions: while political endorsement bolsters its status as a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reserve asset, the institutional absorption of its liquidity and the subsequent trend toward centralization are detaching Bitcoin from its decentralized technological origins. This process transforms Bitcoin into a digital instrument dominated by a few sovereign power entities, facilitating the upward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Furthermore, due to the lack of organic links with real productive sectors and the endogenous absence of a “Lender of Last Resort” mechanism, Bitcoin functions as an intermediary for capital concentration during stable periods but serves to amplify systemic risks during economic crises.

**Keywords:** Bitcoin; sovereign reserve; monetary functions; fictitious capital;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lender of last resort

## 1 导论

比特币的起源常被诠释为一种针对中心化金融霸权的技术性解构尝试。然而，随着主权国家将其纳入战略储备构想，这一资产正经历被体制化吸纳的结构性转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技术形式的演化绝非孤立存在，而是受制于其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比特币的主权储备化，实质上并非单纯的资产配置选择，而是主权权力透过行政干预，对比特币去中心化属性进行的制度性消解。

本文旨在以马克思的货币职能理论为基础，分析比特币进入主权资产负债表后的逻辑演变。首先，本文将论证储备化如何导致比特币货币职能的内在失衡；其次，探讨比特币在被纳入储备体系后，其去中心化思想如何被体制逻辑所消减，并进一步演变成为一种执行“剥夺性累积”的资本工具。最后，本文将分析在缺乏真实劳动价值联系与最后贷款人机制支撑的背景下，这一储备体系如何在常规时期发挥资本积聚与财富吸纳功能，并在流动性危机中对金融系统稳定性造成的潜在风险。透过马克思货币思想的深度解构，本文旨在揭示：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实验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回归权力中心化结构的内在逻辑。更进一步地，主权国家对比特币储备的配置，可能使其宏观金融体系面临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的双重约束。这种储备资产与政策工具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可能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及主权信用的风险抵御能力产生深远影响。

## 2 比特币的货币职能失衡

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以及世界货币这五大职能构成了一个动态调节的严密体系[1]。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其有效性取决于其供给量能否随社会总产出与交易规模的变化而灵活变动。相比之下，传统主权法币的发行受国家信用与实体经济增速双重驱动，具备调节弹性。然而，比特币总量恒定且增发速率固定的算法刚性，使其在逻辑上无法适应马克思所描述的流通过程。这种缺乏弹性的供应机

制导致其无法发挥价值尺度的稳定性，在被纳入国家战略储备之前，这种冲突已表现为其极高的市场投机性。

当比特币被确立为国家战略资产并采取长期持有策略时，其货币性将进一步被破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货币的基本职能为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持续流转，即商品—货币—商品（W-G-W）循环[1]。主权国家对比特币采取的长期锁定战略，实质上在不断削弱比特币流通手段职能。当大量资产被锁定于官方资产负债表时，其流动性被固化，从而彻底剥夺了其作为日常交易中介的功能。尽管储备化表面上强化了其贮藏手段与世界货币的地位，但由于缺乏稳定的价值尺度职能，这种贮藏并不能成为马克思所强调的调节流通货币量的蓄水池[1]。这一过程形成了一个悖论：主权国家对比特币的吸收规模增加将降低其普适性货币的功能，最终使其从一种尝试性的数字货币变成为马克思定义的原始商品形态。

## 3 去中心化构想的体制化

比特币的初衷是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系统，旨在通过分布式网络技术消除货币体系中对中心化权力的依赖[2]。然而，主权的介入与大型金融机构的深度参与，令这一技术资产正被整合进传统的资本垄断系统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下，这种转型是试图克服因资本过度积累而使“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而进行的制度性吸纳[3]。

Hilferding (1910) 指出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是倾向于通过垄断稀缺资源来实现超额利润[4]。比特币总量固定的算法特征，在主权国家介入的背景下将不能实现预期的权力民主化，反而为资本的快速集中提供了一个垄断平台。当比特币高度集中于少数主权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及跨国金融中介手中时，其分布式网络在经济实质上已异化为一种高度中心化的金融分配体系。这种异化呈现出一种技术去中心化、权力中心化的结构特征：虽然免去了中央技术的物理维护，但其在金融权力和经济收益的分配层面，却表现出比传统金融更为极端的中心化倾向。

## 4 虚拟资本的本质与剥夺型积累机制

这一过程标志着比特币性质的根本性变化：它从一种实验性的支付协议，被改造成一种不产生利息收入、纯粹依赖价格博弈的虚拟金融工具。这种转型符合 Harvey (2003) 提出的“剥夺性积累”理论[5]。掌握核心寸与算力资源的机构，利用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与宏观政策的预期引导，通过剧烈的价格波动实现对中小持有者资本的系统性吸收。

从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视角进一步观察，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资产更特显出其估值风险的问题。马克思认为，真实资本应当进入生产领域并参与剩余价值的创造，而比特币既不产生利息，也无未来的现金流支撑使其估值存在极大不确定性。既然不产生剩余价值，那么价格上涨只能来自于“财富的转移”而非“财富的创造”。正如 Keynes (1936) 中提出的“选美博弈”理论，比特币的价格形成并非基于生产成本或内在价值的锚定，而是主要依赖于机构制造的市场共识与公众心理预期[6]。在主权力量介入后，这种预期将被制度化，大国通过宣布储备战略推高资产估值，随后利用金融杠杆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实现对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使其成为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实现资本集中的工具。

在此框架下，比特币从最初赋权于个体的工具演变成了财富向上转移的金融媒介。由于其缺乏内在的使用价值基础，这种财富转移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特征。对于金融寡头而言，比特币的算法稀缺性不再是反抗通胀的特征，而是通过操纵稀缺性认知来吸取社会剩余价值的工具。因此，主权储备化实质上是传统金融体系对比特币系统的吸收，将其彻底纳入了服务于少数主体利益的中心化金融体系之中。

## 5 最后贷款人缺失与系统性风险

主权国家对比特币的战略储备化，实质上是分散在民间的数字资产纳入国家控制范畴，完成了一次针对去中心化财富的“剥夺性积累”。当主权国家利用这种剥夺性积累所得的资本作为战略储备时，比特币与现代信用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性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信用体系在

平稳时期能极大地加速资本流转，但在危机时刻，信用会迅速收缩[3]。此时，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会从“信用符号”回归到“货币实体”。然而，比特币作为主权储备，在应对此类危机时展现出本质上的脆弱性。比特币算法设定的供应上限在平时能被视为抵抗通胀的“数字金本位”，但在系统性流动性危机中，由于比特币缺失 Bagehot (1873) 所提出的最后贷款人机制，其算法的非弹性供给在面对马克思所描述的信用急剧收缩时，无法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对冲，从而可能将局部的支付危机迅速放大为全系统的通缩[7]。马克思认为，当债务链条断裂时，市场需要权威机构注入流动性以防止通缩螺旋。由于比特币无法被主权机构凭空创造，当主权国家以此作为主要储备或资产锚定时，中央银行将丧失透过货币扩张救市的能力。

与常见于储备中的黄金相比，比特币缺乏物质属性的支撑。黄金作为劳动产品，具备非货币用途的内在价值基础，这为其提供了价格的支撑。相比之下，比特币缺乏非货币用途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支撑，其价值完全依赖于共识预期，属于纯粹的符号化虚拟资本。在国际清算层面，当主权信用受损时，黄金能作为世界货币的最终清算物，而比特币剧烈的波动性，使其难以在危机时刻承担结算的职能。

主权国家将比特币纳入储备体系，实际上会降低系统的稳定性。在马克思的理论视角下，比特币虽具备一定的货币形式，却因缺乏与真实生产活动的联系，始终无法履行现代信用经济中货币的核心职能。在和平时期，主权力量可透过操纵稀缺性认知来吸纳社会财富；但在危机时期，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的机制，比特币极易发生流动性折价。若主权储备中比特币占比过高，资产价值的剧烈萎缩将直接恶化国家资产负债表，将局部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与主权信用危机。

## 6 结论

通过马克思货币职能视角的解构可以预见，比特币被确立为国家战略储备的过程，实质上是其从潜在货币向主权化商品转变的脱货币化过程。比特币将不能演化为普遍的交换媒介，而是转化为官方资产负债表中的虚拟资本。这一演变揭示了一个悖

论：比特币最初因作为规避中心化监管而获得社会共识，随后其算法稀缺性被资本逻辑识别并利用，最终在主权权力的逻辑吸纳下实现了金融权力的重新集中。这一演变印证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思想：在缺乏生产性社会关系支撑的背景下，单纯的技术逻辑无法导致真正的货币革命。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的内在机制，比特币在主权体系下的角色正从赋权个体的去中心化工具回归为服务于强权财富重构的制度性工具。这场实验预示着，在资本逻辑下，任何试图脱离主权监管的技术创新在资本引领下，最终将成为财富再分配的金融工具。

## 参考文献

[1] Marx K, Fowkes B, Mandel E.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UK: Penguin Books, 1976, Volume I.

[2] Nakamoto S.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Cryptography Mailing list at <https://metzdowd.com>. 2008.

[3] Marx K. Capital. London, UK: Penguin Classics, 1981, Volume III.

[4] Hilferding R. Finance Capital: A Study of the Lates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London, U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5] Harvey D.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Keynes 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UK: Macmillan, 1936.

[7] Bagehot W. Lombard Street: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 London, UK: Henry S. King & Co, 1873.